

## 北海文史

### 第十三辑

# 掌故趣事

## “不该”和“唔该”

笔者过去常跑农村，一天，某大队支部书记拿一封信对我说：

“信封上写明收信人是我，为什么又写‘不该’交大队团支部呢？现在这信交也不是，拆也不是，请你当参谋”。

我说：“书记啊！写信人非常尊重你，是‘唔该’（北海话广州话说“麻烦”别人的客套话）你把信转交大队团支部啊！”支部书记这才恍然大悟！如果把“不该”写成“烦交”就可免生笑话了。日常生活知识，虽属极平凡的小问题也疏忽不得。小则闹笑话，大则误大事。

## 内科和肉科

60年代，笔者的一位同事住院，问他读高中的儿子：“你父亲在什么科留医？”答：“人民医院‘肉科’。”当时学生整天造反，连“内”和“肉”也分不清了。

后来跟同事提起此事，他很气愤，我安慰他：“少君聪颖过人。虽认不得字。但触类旁通，亦甚难得。因为中医院既有‘骨科’，为何西医院就不能有‘肉科’？”

## 机器怎么能计数

“文革”期间，因消息闭塞，一些农村干部不知道有计算机这回事。

一天，笔者下乡到西塘公社和平大队检查大队生产统计表，因数字复杂，我说“待回机关用机器计算为准。”大队陈支书闻说，睁大眼睛反复惊问：“你讲乜底（什么）？无好（不要）讲怪话呃（骗）村佬啊！”作为“揪斗对象”的我，深感此话分量，经详细介绍，他仍固执存疑。

北海市政府在50年代初，曾由国家进口统一分配一台“民主国家”匈牙利产的手摇计算机，由统计科保管使用，机关大院各科局需要使用时，必须排队等候，这台计算机既笨重又简陋，使用时很吃手力，噪音又大，有时还会出现差错，但对于多位数的计算，确比珠算方便得多，因而成为机关办公桌上唯一的宠物和奢侈品，陈支书对此无法置信。为使他释疑，我特地领他到机关，由

他出题我演算答案，他才叹服，并抚摸这玩意许久才释手。现在，陈支书已作古了。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不过是老一辈农民朴实无华典型的缩影罢了。

### 能叫的龙潭古坟

在龙潭中村通往江边村的小路边，有座无碑的土坟，居然能发出“叽哩咕噜”的声响，这是笔者60年代时根据当地牧牛村童指点，躬亲考察所证实的。

据牧童们说，这座坟中常会发出叽哩咕噜的“叫”声，真有点使人毛骨耸然！坟墓能“叫”，古籍有载，不然，“秋坟鬼唱鲍家诗”就不成为千古绝唱了。出于好奇，在一群牧童的带领下，来到这个座落在林带丛中斜坡边上的土坟。时届薄暮，在无人为噪音干扰的情况下，把耳朵贴在坟头细听，果然坟中发出有节奏的咕咚声。牧童们说，夜晚听得更清楚。我想，这大概是地下泉水在坟中汇聚下泻的音响吧？这是根据高坡平原向低洼沟壑倾斜的地势所得的推断，商榷于专家，亦表赞同。前年有好奇者再度往访，因近年土地开发，新路纵横，欲寻故道，惟有蔓草荒烟，已迷其处了。

### 家长抵制私塾先生“乱收费”

少年时代听母亲讲一则掌故。北海某私塾先生，贪鄙无节。端午节前，特编造《龙文鞭影新编》教学童念给家长听：“五月初五，节名天中。屈原跳水，为表孤忠。龙舟竞渡，凭吊诗宗，尊师重道，诲尔蒙童。时逢令节，师道微穷。最好送银，不好送粽。”

原来旧俗逢年过节，家长都有食品馈送先生。家长某君，听孩子背诵这段文词，当即又写了一段叫孩子背给先生听：“五月初五，节名端午。屈原投江，龙舟竞渡。《离骚》一篇，名垂千古。西宾教席，用心良苦。先生辛劳，束修（即学费）酬补。师表宜尊，不应苛取。”孩子回塾照背无误，先生瞠目结舌，尴尬不堪。

### “少年女鸡”

60年代后期，有某生产队知识青年饭堂的采购员前来开发票。我叫他把商品名称、数量、单价开列。他把笔踌躇许久之后才把清单递来，其中一项名为“少年女鸡”。我理解是“项鸡”的代词。因为这是北海人对未生蛋的小雌鸡的叫法。其实这个“项”字也不准确不规范。有位老先生曾写作：“未成”头，“母”字脚。亦属字典所无的杜撰俗字。难怪这位知青把笔犯难了。

他见我似笑非笑的神态也很尴尬。我鼓励他说：“项鸡的项字我也写不出，你用‘少年女鸡’这个词富有想象力，很完整，我理解了。”事后想起，还觉好笑。

### 死人吓“死”活人

合浦县曾有一个素与死人打交道的棺材佬接一笔特殊业务时，竟阴沟里翻船，差点被死人吓死。

这桩真实的奇闻发生在80年代初火葬尚未普及之时。合浦某镇一病号死于北海市某医院。家属坚持要运回村乡土葬，但汽车拒运，人力扛运又恐误了下葬时辰。该棺材佬主动提议用单车运送，他有经验，但长途送要二人接力。索酬双倍。丧家被迫就范，付定金一半，待“货”到付足。为避免交警干涉，此事须在夜间起运，拂晓前到达。时紧任重道远，难度可知，棺材佬为了独捞双份酬金，单身运作。21时以后，到医院领出尸体，用被单把上身裹扎如粽，作坐姿固定在单车后架。月黑夜静，棺材佬飞脚猛踩。过了合浦，道路坎坷，车后“乘客”不时前磕后仰，头脚如钟摆晃动，频频同车夫的背脊小腿接触，还有夜鹰时作“鬼”叫，更添恐怖！尸变之事，宁信其有。此时，棺材佬心跳与脚动频率一齐加速，接近终点时，体力消耗加惊恐饥渴都到极限，刚到有人接应的目的地，便与“乘客”一齐倒下不知人事，后被送卫生院抢救住院，所得不偿医疗费用。

### 仪表重过性命的人

60年代，“右派分子”们被下放从事采石建海堤劳动。有一位资深的司法干部属于“极右分子”，此人平素沉默寡言，但极重仪表，梳子、小镜子从不离身，虽然处于每天16小时大石不离肩，臭汗淋漓，衣衫褴褛的特殊环境，珍贵的10分钟体息时间，他也本能地掏出镜子，顾影自怜地大梳其头。一任右派同伙奚落讪笑，他只闭耳塞听，我行我素。

一天，他因劳累过度而不支，被大石砸伤下肢躺倒地下，在工地卫生员赶来之前，他仍躺在满是泥水的地下从容不迫地掏出梳子镜子照梳其头不误。难怪人们说“右派”堆里怪人多，此君应属头一个。大概这重仪表胜过性命也属于他很难改造的“资产阶级作风”了。

## 咸鱼包——讲晒话

北海人有句歇后语：“咸鱼包——讲晒话”（意即徒费唇舌）。

包某乾体乡人，有口才，粗通文墨，《三国志》、《水浒传》、《七侠五义》、《包公奇案》等都涉猎过，虽不能章回连贯，娴熟背诵，但他断章取义，添枝加叶，凭着如簧巧舌，也能讲得绘声绘色。故包某所到之处，便有许多人如影随形，听他“讲嘢”。

包某的衣食之源是靠来北海贩咸鱼到廉州以博升斗之资。虽是殷实良民，人缘又好（讲“古”博众人喜欢），但包某却因为嗜赌恶习终生难戒而一生潦倒。有时来北海，咸鱼未买，本钱已输光。但包某人也乐观，输了钱也要在鱼行照讲一段“古”才走。熟悉他的听众都了解他的怪脾气，那就是他赢了钱时，讲“古”要收点茶水费；每当他输光了钱，讲“古”就不收钱，白讲，据说是“衰时钱不来，来了连续赔”。大家便给他造了句歇后语：“咸鱼包——讲晒话”。由此可见这位“咸鱼包”是输多赢少了。

## “谋杀亲夫”

廉州人交际辞令原本不俗，特别是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待人接物，细声柔语，彬彬有礼，不愧是东坡遗教的礼仪之乡。但也有语言隔阂而因礼多得罪人的事例。

廉州玳屯坊望族某世家，接待自广州来走亲戚的一对夫妻。女主人差奴使婢，扫榻安床，备极热情，她向女客使用本地人习惯对初见客人说的一句客套话：“无识称呼（廉州话，意即不知怎样称呼你）？”顿使女客闻言色变，不知所答。随即暗中叫丈夫：“马上扯人（广州话，意立即走人）！”丈夫迷惑不解：“点口者！啱来就扯（广州话，意即为什么刚来就走）？”妻说：“廉州人真牛精（粗野之意）！开口得罪人，但话我‘谋杀亲夫’！我几时杀过你口者？”原来廉州话“无识称呼”与广州话“谋杀亲夫”调近音同，故引起一场误会。

## 敢打泼妇“矢窟臀”

合浦某镇，有个骂人骂出名的泼妇，浑名“麻疯婆”（无人敢于接近之意）。不管谁碰着她一根毫毛，即遭到恶语连篇，如狗血淋头，无休无止，以致男女老少，走路相遇，都拐弯闪避，免得惹麻烦，故当地有首民谣：“鬼无怕，神无躲，最怕碰着麻疯婆！被佢骂过衰三世，无有阴功也折堕。”可知她的厉害了。



镇上几个泼皮无赖无事寻开心，有人提出：“谁敢碰麻疯婆惹她骂一场吗？”一专门恶作剧好耍小聪明浑名叫“鬼马三”的自告奋勇：“我不但碰她不敢骂，还要打她，而且管叫她不敢骂我，怎么样？”众人说：“如果真能这样，我们请你饮大餐如何？”“协定”达成，相约某天菜市场现场“验收”，并邀约若干好事者作证人一同前往。

菜市仅有的一猪肉台前，顾客拥挤，“麻疯婆”亦在台前拥挤之列。“鬼马三”趁她不注意，朝她的“矢窟臀”（合浦话，即屁股）狠狠搥了一巴掌，这“麻疯婆”一生除了父母、丈夫之外从未遇过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冒犯！猛然回头，眼睛睁得如老虎，欲待发威。“鬼马三”不紧不慢凑着“母老虎”耳朵：“这是母猪肉，不要上当啊！”“麻疯婆”由嗔转喜不骂亦不谢。众人说这是首次见到她挨打而不骂的场景。从此，“鬼马三”以创敢打泼妇“矢窟臀”而不挨咒骂的首次纪录而名噪一方。

### 大妈“芳龄”几多岁？

民国初年，高德街有一个鳏居多年的老翁，80岁时才娶个77岁的寡姬作“填房”。老俩口感情融洽。唯一件事令老翁不大高兴，妈仔从不肯吐露自己的岁数，任老公千问百诘，得到的总是一句话：“反正我不是十八廿二，但比你后生就是了，使乜多问！”此后，老公只字不提她忌讳的这个问题。

一日，老公突然吩咐妈仔：“快拿烂竹帽盖住尿缸啊。”妈仔大感不解：“天好地好，又不落雨，盖尿缸做乜低（做什么）？”老公说：“免得老鼠把尿偷吃了，现今尿值钱啊！”妈仔失笑调侃道：“老屎窟啊老屎窟（老夫妻的互相昵称，屎窟即屁股）！我今年七十七，未听过老鼠偷尿吃。”妈仔年龄的神秘面纱就这样被揭开了。

这个生活小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有些事情，要从正面突破成功率甚低。而在别人心理防线疏于戒备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反易得奏效。此老翁可谓得《孙子兵法》的“三昧”了。

### 新娘扃“银”

从前，有位农村姑娘嫁到廉州城。迎亲之日，花轿在路上走两个多小时。途中，后扛两个轿夫同时发现一绣帕包裹甩出轿外，一轿夫慌忙恰起，颇觉沉重，料是新娘打瞌睡时将银子失落无疑，另一轿夫暗示这桩横财我俩同时发现，

应该平分，拾“银”轿夫无异议，忙把包裹塞入怀中，默不作声，深怕前扛两伙计发觉插手不好办。待到轿役结束，两人忙将包裹打开，绣帕里层层是草纸，草纸里面是什么？哗！哪里是什么银子，一泡大便是真！这时候，捡拾怀藏包裹的轿夫才感到身手弄得臭烘烘的，大叹倒霉。

原来新娘在轿中大便急了，“新人妈”（即服侍新娘的喜娘）又不在身边，怎么办？好在随身带备女孩子必不可少的草纸，把排泄物包好，然后将一方红绣帕裹外层，偷偷扔出轿外。后扛夫怎么也想不到，这包“银子”是从新娘肚子里屙出来的。结果徒然落得个身手肮脏。

如果轿夫不存贪念，把失落包裹还新娘，岂不干净利落，身手两净！

### 新娘“哭”轿杠

北海地方旧俗，新郎迎亲，例由岳家招待午宴，女方亲眷人等陪席，作为一种礼节，新郎不过略事举箸便告散席，然后向岳家长辈和三亲六戚依辈份先后行跪叩礼，俗话说“娶人一女，拜人九族。”礼毕，即起轿回本家拜堂合卺。但轿夫及一应下杂人员，非图个尽醉足饱不休。

某家闺女出阁之日，一应送亲的繁文缛节都例行完毕，只等轿夫们酒醉饭饱之后起杠了。偏偏雇着这班滥饮暴食的酒囊饭袋，醉后竟忘记轿杠放置何处，全屋找遍，眼看拜堂时辰紧迫仍找不着，全家焦急惶惑乱作一团。如果误了拜堂时辰，便是不吉不利，是新人终生的遗憾，在这关键时刻，正在例行俗套“哭”等出门的新娘，便顾不得失仪的羞怯，借“哭”的道白点破轿杠所在：“今日出门爹娘舍无得嘎……女大当嫁无嫁无得啊……日子时辰千祈阻（误）无得嘎……轿杠放在门角落呀……重无（还不）快的上轿索啊……”正达沸点的“一锅粥”经新娘这一“哭”，便火熄温降，一双度刻如年的璧人得以登轿，一路吹吹打打匆匆而行。

日常生活中，在交关时刻，因为一句话或一个举措而决成败的事例很多，而这种时刻的一言一行，人们又往往因个人小得失不轻而为之。乃至全局皆乱。新娘不避世俗之嫌一“哭”而解决意想不到的矛盾，使好事圆满进行，虽被当作笑话流传，但我则认为她深明大体。

### “爹 满 门”

合浦某村一地主为他母亲庆七十一大寿。当日猪剥牛，设宴摆酒，好不风

光。塾师先生也来捧场，但村学究肚里墨水不多，照抄一副现成对联，用红纸写就作贺礼：“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图个醉饱而已。东家“料水”也不多，看了不大满意说：“对中无一字涉及我娘的，太笼统了罢。”寻思片刻又说：“把上联的‘人’字改为‘娘’字，不就贴切了？”塾师连声说：“妙！妙！真一字师也。那下联的‘福’也应酌改才是？”东家不假思索：“那就把‘福’改为‘爹’吧。按照《声律启蒙》，以爹对娘像乾对坤一样，最工整不过了。”塾师也巴结地称妙，当场重写。只见他铺纸蘸墨，挥笔写道：“天增岁月娘增寿”，贺客看了齐说“点铁成金”，改得好。接着又写下联：“春满乾坤爹满门”，大家全都忍不住笑了，东家也羞惭无以自容。

现实生活中类似笑话时有发生，是因不懂装懂自矜其博；或因考虑未周信口开河。这位东家兼有二因，故闹笑话。

### “泥鸡仔”剿匪——免伤和气

北海有句歇后语，叫做“泥鸡仔剿匪——免伤和气”。这句话来源于一桩趣事——

30年代，北海商会所属的武装组织“北海商团”，编制一个排，拥有精良的武器弹药，商团队长由经过军校培训的林万里担任，这支武装不但是北海商场的保护神也是警察和地方保安队的得力助手，一遇匪情，立即出动，故深得绅商大贾的极力支持。但有时不无“铁路警察——各管一截”的思想。

某夜，商团接到警察局电话，说油行村(今西塘镇政府所在)有匪劫，请求派兵协剿。林队长住家离此不远(今中山中路)，闻讯赶到商会，将住在附近的几团丁临时叫来，凑得一个班，由他率领跑步向出事地前进。林队长边跑边想，匪情未明，出事地属商场外围，应由保安队和警察所负责，我商团贸然出动，有“越俎代庖”之嫌不在算，倘遇强硬对手，造成伤亡损失，我林某担得起吗？这么一想便立即下令慢速前进，到了中山公园操场(今花鸟市场)，命令号兵鸣号，以壮声威。赶到出事地点时，油行工人说，贼们正搬运生油和花生，听见军号声，来不及运齐便急忙逃跑，只损失了一半。警察随后赶到，盛赞商团剿匪得力。商会和油行老板都为商团摆酒庆功。林万里吹号剿匪，不费一枪一弹而奏功，一直作为笑话流传。因林万里的父亲专以泥捏鸡仔泥偶、玩具为业，故他有“泥鸡仔”的绰号。这就是“泥鸡仔剿匪——免伤和气”的来历。